

收获

短篇小说卷（1979—1990）《收获》编辑部 主编

结婚

没有意思的故事

阿 城 李国文 等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结婚 没有意思的故事/阿城等著;《收获》编辑部主编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7

(《收获》60周年纪念文存:珍藏版.短篇小说卷.1979—1990)

ISBN 978-7-02-013124-2

I. ①结… II. ①阿… ②收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76669 号

总策划 黄育海 程永新
责任编辑 甘慧 杜晗
装帧设计 汪佳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开 本 72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21
字 数 300 千字
版 次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3124-2
定 价 9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巴金和靳以先生创办的《收获》杂志诞生于一九五七年七月，那是一个“事情正在起变化”的特殊时刻，一份大型文学期刊的出现，俨然于现世纷扰之中带来心灵诉求。创刊号首次发表鲁迅的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》，好像不只是缅怀与纪念一位文化巨匠，亦将眼前局蹐的语境廓然引入历史行进的大视野。那一期刊发了老舍、冰心、艾芜、柯灵、严文井、康濯等人的作品，仅是老舍的剧本《茶馆》就足以显示办刊人超卓的眼光。随后几年间，《收获》向读者奉献了那个年代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和其他作品，如《大波》（李劫人）、《上海的早晨》（周而复）、《创业史》（柳青）、《山乡巨变》（周立波）、《蔡文姬》（郭沫若），等等。而今，这份刊物已走过六十个年头，回顾开辟者之筚路蓝缕，不由让人感慨系之。

《收获》的六十年历程并非一帆风顺，最初十年间她曾两度停刊。先是称之为“三年自然灾害”的困难时期，于一九六〇年五月停刊。一九六四年一月复刊后，又于一九六六年五月被迫停刊，其时“文革”初兴，整个国家开始陷入内乱。直至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才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再度复刊。艰难困顿，玉汝于成，一份文学期刊的命运，亦折射着国家与民族之逆境周折与奋起。

浴火重生的《收获》经历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洗礼，由此进入令人瞩目的黄金时期。以后的三十八年间可谓佳作迭出，硕果累累，呈现老中青几代作家交相辉映的繁盛局面。可惜早已谢世的靳以先生未能亲睹后来的辉煌。复刊后依然长期担任主编的巴金先生，以其光辉人格、非凡的睿智与气度，为这份刊物注入了兼容并包和自由开放的探索精神。巴老对年轻作者尤寄予厚望，他用质朴的语言告诉大家，“《收获》是向青年作家开放的，已经发表过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，还要发表青年作家的处女作。”因而，一代又一代富于才华的年轻作者将《收获》视为自己的家园，或是从这里起步，或将自己最好的作品发表在这份刊物，如今其中许多作品业已成为新时期文学

经典。

作为国内创办时间最久的大型文学期刊,《收获》杂志六十年间引领文坛风流,本身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缩影,亦时时将大众阅读和文学研究的目光聚焦于此。现在出版这套纪念文存,既是回望《收获》杂志的六十年,更是为了回应各方人士的热忱关注。

这套纪念文存选收《收获》杂志历年发表的优秀作品,遴选范围自一九五七年创刊号至二〇一七年第二期。全书共列二十九卷(册),分别按不同体裁编纂,其中长篇小说十一卷、中篇小说九卷、短篇小说四卷、散文四卷、人生访谈一卷。除长篇各卷之外,其余均以刊出时间分卷或编排目次。由于剧本仅编入老舍《茶馆》一部,姑与同时期周而复的长篇小说《上海的早晨》合为一卷。

为尊重历史,尊重作品作为文学史和文学行为之存在,保存作品的原初文本,亦是本书编纂工作的一项意愿。所以,收入本书的作品均按《收获》发表时的原貌出版,除个别文字错讹之外,一概不作增删改易(包括某些词语用字的非标准书写形式亦一仍其旧,例如“拚命”的“拚”字和“惟有”“惟恐”的“惟”字)。

特别需要说明的是,收入文存的篇目,仅占《收获》杂志历年刊载作品中很小的一部分。对于编纂工作来说,篇目遴选是一个不小的难题,由于作者众多(六十年来各个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作家几乎都曾在这份刊物上亮相),而作品之高低优劣更是不易判定,取舍之间往往令人斟酌不定。编纂者只能定出一个粗略的原则:首先是考虑各个不同时期的代表性作品,其次尽可能顾及读者和研究者的阅读兴味,还有就是适当平衡不同年龄段的作家作品。

毫无疑问,《收获》六十年来刊出的作品绝大多数庶乎优秀之列,本书不可能以有限的篇幅涵纳所有的佳作,作为选本只能是尝鼎一脔,难免有遗珠之憾。另外,由于版权或其他一些原因,若干众所周知的名家名作未能编入这套文存,自是令人十分惋惜。

这套纪念文存收入一百八十余位作者不同体裁的作品，详情见于各卷目录。这里，出版方要衷心感谢这些作家、学者或是他们的版权持有人的慷慨授权。书中有少量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暂未能联系到版权（毕竟六十年时间跨度实在不小，加之种种变故，给这方面的工作带来诸多不便），考虑到那些作品本身具有不可或缺的代表性，还是冒昧地收入书中。敬请作者或版权持有人见书后即与责任编辑联系，以便及时奉上样书与薄酬，并敬请见谅。

感谢关心和支持这套文存编纂与出版的各方人士。

最后要说一句：感谢读者。无论六十年的《收获》杂志，还是眼前这套文存，归根结底以读者为存在。

《收获》杂志编辑部

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四日

| 目 录 |

茹志鹃	草原上的小路	1
张辛欣	我在哪儿错过了你?	24
汪曾祺	七里茶坊	52
赵振开	稿纸上的月亮	66
高晓声	泥脚	77
张石山	一百单八磴	103
徐晓鹤	院长和他的疯子们	131
谭甫成	平静地流淌的河	138
汪曾祺	桥边小说三篇	157

刘索拉	多余的故事	173
陈 染	世纪病	187
皮 皮	光明的迷途	202
李国文	没有意思的故事	217
冰 心	落价	237
格 非	青黄	239
吕 新	旧地：茅草一片金黄	258
阿 城	结婚	320
阿 城	专业·炊烟·大风	323

草原上的小路

茹志鹃

荒芜的草原，仿佛一直铺展到天的尽头，在这广阔无垠的地方，路本是可以挑直了走的，可是已经踏出来的小路，却是这样蜿蜒、曲折。也许是那些最初踏出路来的人，被偌大的草原迷住了，他们东张西望，不知要走向何方；也许，他们只是漫不经心，在这寂寞的草原上，边想着心事，边信步地走着，走着。但是尽管小路弯来弯去，它总会把人引到一个目的地。不是油井，便是水井，要不就是通到宿舍和临近的小镇。

小苔下了大夜班，又从48井取了油样。这口决定封闭的死井，含水量竟然从99.8%降到45%，化验员不放心，叫再取个油样。小苔拎小油罐，便沿着这弯弯的小路走着，脚步是急促的，她那对分得稍开、乌黑的大眼睛里，毫无倦意，她有种预感，今天她会有信，石均来的信。但一想到石均，她下意识地放慢了步子。石均，平顶头，冷冷的目

光，嘴角上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讽嘲，油垢斑斑的工作服，有时穿一双长筒胶靴，这使他的身量比他平时穿那条肥大的旧军裤要显得略高一点。有点懒散，有点邈邈，有点骄矜，有点沉默，有点尖刻。多么奇怪，她脑子里的石均，竟还是“四人帮”没有粉碎之前的石均。对这个石均，她似乎有点了解。但是最近的石均，父亲落实政策以后，陪同父亲去南方看病访友带散心的石均，虽然还是平顶头，肥大的裤子，但对小苔来说，好像有点陌生了。他精神了，挺直了，干净利索了，懒散邈邈已经消失，而那骄矜沉默，却变成一种自信，一种不自觉的优越感。他陪父亲去南方以后，给小苔来过两封信，这使队里很多同志拿她开玩笑，但是天哪！这是两封什么信？极普通的信，谁都可以看的信呀！小苔急得要跳脚，最后还是杨萌了解她，当场就把石均的信给大家念了一遍，大家这才没咒念了。不过还是有人说俏皮话：“那石均干吗不给我写信呀？”……

“是啊！他干吗要写给我呢？……”小苔干脆站了下来。草原的尽头，又是那一轮又红又大的太阳，渐渐地脱开了地平线，阳光也像那样平射过来，把人，把草原、小路，把整个的秋天，都染成淡淡的玫瑰色。小苔突然醒悟过来，又急急地沿小路走去，也许是这清晨的空气、阳光，她心里满涨着一种不安的幸福的感觉，似乎生活对每个人都张开了美丽的翅膀。

回到队里，她没到化验室，却拎了油样罐先进了宿舍。在窗下的老地方，正坐着瘦小的杨萌，在静静地看她的地质资料。

“有信吗？”小苔不觉冲口而出。

“有。”杨萌把夹在讲义夹里的一封信交给了小苔，并抬头看着她，又加了一句，“石缄。”两个字，道破了小苔的内心。她不觉红了脸，勉强地说道：“我是问你有没有信，录取通知来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杨萌轻轻地回答了一句。不过，这时声音再大，小苔也不可能听见了，她已拆了封，正看信呢！于是杨萌又平静地低头看她的资料。

两张信纸，粗大的字体，最后石均的签名倒占去了半张纸。跟上两封一样，又是一封人人都可以看的信，不过报告了他父亲的工作已定，去原省担任原来的书记职务，不日将一同回来搬家。只是在信的末尾，有两行字，使小苔的心跳加快起来，“届时希望看到你，不过请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向爸爸介绍你呢？……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‘向爸爸怎么介绍你？’……”小苔细细地咀嚼着这句话。难道这就是自己等待的事？难道这就是那个……那个爱情？……等小苔回过神来，才发现杨萌正注视着她。小苔立即做出平常的样子说道：“石均要回来搬家了，他爸爸还是回原单位当书记。”

“哦！”不知这个消息哪一点上触动了杨萌，她反射似的站了起来，但她立即意识到，又平静下来，拎起小苔取回的油样罐，说道：“我送去化验，你睡吧！”

小苔忽然想起还没问她考大学的通知收到没，就又问道：“你通知收到没？”

杨萌摇了摇头，拎了油罐，拿了她的书和笔，向外走去。她那瘦小干巴的身影，像一朵未及绽开就枯萎了的花。小苔知道，别的队有人已收到了录取通知，不过她不敢把这消息告诉杨萌，这样做是残酷的。她从旁知道杨萌在农村插队时，贫下中农曾三次推荐她上大学，都被人挤下来了。现在可以凭本事考试了，她的年龄又似乎太大了一点。不过杨萌自己却从不提这些，精神上也似乎未留下什么痕迹似的，她仍然只顾钻在地层下面，在新生代，中生代，古生代，在多少百万年前的岩层里探究着什么。经常半夜里她床上就没有人了，独自去坐在隔壁阅览室里，把电灯拉得低低地碰着头，在过她最有趣的一部分生活。小苔尊敬她，却从来也没想到过怜惜她，但这时候，在自己心里藏着一种隐秘而朦胧的幸福感时，她突然怜悯起杨萌来了，她追上去，安慰道：“杨萌姐，你别着急，现在不是‘四人帮’那时候了，你考得那么好，还有不取的理？我保证明天通知就到。”

杨萌微笑着，向她点点头，作为回答，也作为感谢，然后就转身走

了。小苔觉得杨萌今天的笑容有些疲倦，有些无力。她不知道是自己今天特别敏感，还是真的这样。她慢慢地洗着脸，那面小圆镜子里的脸，似乎比平时苍白，眼睛是出神的，惟有那个酒窝是活泼的，它时隐时现，仿佛在问：“喂！怎么介绍你呢？……”

镜子里那对大眼睛越来越大，越来越黑，面容也随之越来越严肃了，而且分明地摇了摇头。“不，这不是那个，那个爱情，爱情要比这美得多。他不过是平常的，一般的意思。怎么介绍？姓萧名苔，人称小苔，不就完了。”小苔洗好脸，急促地脱衣上床。为了补救刚才种种有屈自尊的想法，她把一切都丢在脑后，合上了眼。已是北方的秋天了，一条薄被却仍然是这么热，她用脚把被挑松，又把手臂伸到被外，伸到枕头下面，无意地又碰到了石均的那封信，她又不禁地把信重读了一遍。“不，石均问如何介绍，意思绝不是指一般的尊姓大名。他不肯明说，他自尊。要我来说明。这就是那个爱情了……？”小苔丢开信，再次闭上眼睛，可是思想却像个线球那样滚动着，滚动着，把陈年的丝丝缕缕都牵了出来。

.....

一九七五年的秋天，小苔从东北农村抽调到油田来的第一天，火车载着从各处抽调来的知青，到达油田的时候，正是夜间。分到采油队的二十多人，先集中在大队部，然后按照分配好的名单，由各个采油队来车来人迎接，分到303队的，只有两个人，一个是萧苔，另一个是男同志叫石均。“谁是石均？”萧苔怀着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兴奋，睁着大眼，在人群中寻找着，猜测着这位未来的同事石均。她先猜一个戴眼镜的，比较文弱的南方人，可是这个人跟着最早来接的车子走了，后来她又猜是那个黑红的脸膛，老龇着一口白牙说笑的北方人。可是不久，这人也跟着别的采油队走了。最后，只剩下萧苔一个人，面对着一个满脸胡茬，赤脚穿了双旧跑鞋的大队干部，没有什么石均。

“大概是个有来头的后门工。大家都报到了，他可以不到。”真是，萧苔在农村这三年可不是白耽的，什么事没见过？招兵招工的时候，

大学招生的时候，那就瞧吧！娘老子一个个的显神通，有权的使权，有钱的花钱。萧苔可看不起，有人说她是吃不到葡萄嫌它酸。萧苔一皱鼻子，说：“我呀！有得吃我还要挑那甜的呢！”她这次抽调上来，多亏了她队里的干部正派，硬推荐了她这个没权没钱的营业员女儿。可是又偏偏碰到了跟一个有来头的人在一起，萧苔可并不高兴。最后，地处边远的303队的车来了，一辆带篷的两吨卡，来迎接新同志的人，却是个矮小的女同志，黄脸，低额，像刀刻似的抬头纹，实在看不出她有多大年纪了。只是从她那双深邃的眼睛里，尚保有青春的活力。她把萧苔的手有力地一握，就用她略带广东味的普通话简单地介绍了自己：“我叫杨萌，比你早来两个月。”

“你也是插队上调的？”萧苔好不容易有了个说话的对象，很高兴。

“对！”杨萌答了一声，便把小苔的行李，起码也有七八十斤重的一个行李包，一拎就扛上了肩。萧苔自己拎了旅行包，跌跌撞撞跟在后面，只见她到了卡车后面，把肩膀一耸，行李就轻轻巧巧地上了车，好像是个专业的搬运工。

“你插队几年了？”小苔问。

“八年。”

“啊！八年。”小苔惊讶了，“那你一定很大了？”

“对！很大了。”杨萌转过头来，第一次注视着萧苔微笑了。她看见萧苔那对本来很大的眼睛，这时由于惊讶，睁得更大了，眼梢都挂了下来，“你有二十了吧？”杨萌边把她的旅行包送上车，边问道。

萧苔一咧嘴，大概是想苦笑一下的，结果是露出了两排细白的牙齿，左颊的一个酒窝深深地一旋，变成了极其灿烂的一笑，说道：“二十了一了。我已经有了三年的独立生活经验，经历过很多事，所以我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老得多。”

杨萌亲切地拍了拍她，说道：“小苔，上车吧，还有一位同志等在镇头上呢！”

“就是那位石均？”萧苔爬上了车，问道。

“对!”杨萌跳上了车,把车后挡板拴好,车就开动了。车上有个帆布篷,两边有木条凳,杨萌就紧靠前面坐下,萧苔则迎风站在车厢前面,秋风虽然很冷,但她也不愿放弃观赏夜景的机会,一边顺口说道:“我猜,这个石均的爸爸一定是个大干部吧!”

“过去是。”

“那就行。总还有那些老首长,老战友,叔叔阿姨照顾着。你认识石均?”

“不认识。”

不认识,萧苔就放胆说了:“根据我的经验,对这号人,要就远着点,要就是拍着点,都是通天的。”

杨萌又微微一笑,不过这次萧苔没看见,车里黑黢黢地,她又目不暇接地观赏着油田夜景,她只觉得杨萌沉默了一会儿,才听见她轻轻说道:“过去也许是这样,现在他们可能比谁都惨。”

“可能。不过他们觉得苦的事儿,在我们老百姓来说,都是平常事儿。插队,种田,烧饭,洗被子,吃窝窝头,不就是这些吗?”

“……你是对的。不过你没有把心灵上的负重算上。”

“可能。”萧苔趴在车前的挡板上,望着远远近近、星星点点的一片灯光,她不禁欢呼起来:“啊呀!真漂亮!”说着又回头对杨萌说道:“我这个人爱幻想,人家还说我感情脆弱,不过我不承认。我只承认自己近年来学得有点世故了。这倒是真的。你,我得叫你杨萌姐了,你今后得防着我一点,提醒我一点。我看出来,你心肠好,是个老实人。插队八年才上调,你也太没办法了。……”小苔的话还没说完,卡车停下了。接着车后丢进一小卷铺盖,一个网线袋,然后双手一撑,跳进一个人来。小苔从车内望出去,只看到一个平顶头,中等个子,两肩宽阔的青年人的剪影。他上来以后,跟谁也没打招呼,就在车后坐下了。但车上的两个人都知道,这就是石均了。

奇怪的是,他一来,车里好像突然冷了许多,也闷了许多,谁也没作声。一会儿,小苔忍不住了,问道:“你家住在镇上?”

他用鼻子“嗯”了一下，算是回答。

“你是本地人？”

“不。”

“那你家怎么住在这里？”小苔仍然追根寻底地问着。

“发配来的。”话说得直白尖刻，话外有话，意思是：“这下你满足了吧！”小苔窘了，半天没作声。好在车里谁也看不清谁。过了半晌，才听见车前有一个平静的声音说道：

“我是中了状元才抽调到这里来的。”说话的是杨萌。小苔的酒窝儿在暗中旋了一下，接着便望着车外，轻轻地哼起了《石油工人之歌》，不过她哼了几声，没有人响应，也就不作声了。于是一辆小卡车，载着三个各不相同，但都一样沉默的人，在草原的便道上颠簸前进。

小苔和石均在黑洞洞的车里，不能说见面，只能说初次的交谈，应该说相互之间不是友好的。到达以后的第二天，两个人才见面，不过，恰恰正在小苔非常尴尬的时候。

这是第二天一早，小苔跟杨萌去看一口快要死了的油井，也就是说，这井里喷出来的已不是油，99.8%都是水了。但是当她们一走出采油队的大院，小苔就呆住了。草原以它的辽阔和荒漠，出现在小苔的面前，昨夜间，由井架上的灯光所构成的繁华，竟像童话里的魔法一样，消逝得无影无踪。小苔靠在一个篮球架的柱子上，眼里立即蒙上了一层泪水。杨萌朝她看了看，也没安慰，也没劝解，只是默默地陪她站着。一会儿，小苔抹去了泪水，说道：“你看，我很脆弱，是不是？”

“容易动感情，不一定就是脆弱。对吗？”杨萌说道。

“对！太对了！我就是这么想的。你看着好了，我的行动不会是软弱的。”小苔说着，泪水又不听话地涌了出来。正在这个时候，石均走过来了，说道：“你叫小苔吧？”

小苔也来不及擦干泪水，便挺胸说道：“我叫萧苔。”

石均略略凝视了她一会儿，便收起了嘴角上的那一丝讽嘲，不无诚恳地说道：“不喜欢这地方？”

“对！我是说出来了，有人不过没说就是。”说着，就擦干眼泪，直瞪着石均，很有点挑战的意味。石均赶紧把眼光避开，说：“领东西去吧！采油工的三件宝，饭盒，电筒，大棉袄。”说时，并不掩饰自己的沉重心情。小苔一时倒没了主意。一轮又红又大的太阳，直接从地平线上跳了出来，一队大雁排成人字形，向南飞去。三个人同时目送雁儿们远去以后，互相看了看，发现三个人站成一个鼎脚。最后还是杨萌说话：“采油工真正的岗位，是在地下。”她拉着小苔，脸却对着石均，说道：“沉睡了千万年的石油，它在地下也会受到压制，也会逃跑，也会躲藏，这里面的学问，够我们学一辈子的。走吧！我们先看看48井去。”于是杨萌带头，在草原的小道上，三个采油工也走成了一个队形。……

.....

“我怎么向父亲介绍你呢？……”这是一根轴，小苔大睁着眼，躺在床上，思想就围绕着这根轴转动着，转动着。忽然，她直坐了起来，她听见有一种抽泣的声音，是的，分明是一种压抑不住的抽泣，声音是从隔壁阅览室传来的。这是谁？杨萌？……不，杨萌是不会这样哭的。当小苔想再听听清楚时，抽泣声消失了，一切又归于沉寂。小苔重又躺了下去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“我怎么向父亲介绍你呢？……”

这问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的呢？……那是小苔和石均来到采油队的第一个春节以后。曲曲弯弯的小路上，还覆盖着厚厚的雪，小苔和一些回家探亲的同志都回来了，而石均的家就在镇上，可是他也请了假，说是到省城里去探亲的，而且一去不回，一下就超假半个月。队长当然很恼火，大小会议上已缺席批过几次。有一天下午正开会的时候，石均气喘吁吁，挟着棉袄，上身只穿一件破的大红线衫，一头大汗地撞进来了。他刚坐下歇气，就听见队长猛喝了一声：“石均，站起来！”

开会的人都吓了一跳。石均开始也有点愕然，可是紧接着他泰然地反把身子靠在椅背上，坐得更舒服一些，然后问道：“干吗？”

“站起来，说说你为什么迟到。”队长见他这样，更恼火了。

“我坐着说，你听不见吗？”石均两眼直盯着队长。小苔却捏了两手

汗。她觉得石均迟到虽然不对，可是队长不问情由，这样欺人，内心也大为不平。

“你要流氓，你滚出去！”队长的面子下不来了，他吼着冲到石均身边，大有动手要拉的架势。石均仍坐着没动，只是用肩去擦着下巴上的汗水，然后便默默地抱起衣服，推开门走了出去。一种深切的同情，攫住了小苔的心，她想起刚到的那个晚上，说石均的那些话，是不公正的。内疚在同情上面又加添了一层绵绵的歉意。

散会以后，小苔便向石均笔直地走去，他一个人正站在球场上，肩靠着篮球架的柱子，孤零零在想着什么。小苔走了十多步，发现有个人挽起自己的臂膀，一起向石均走去。是杨萌，她边走边在小苔耳边轻轻地说道：“一个人最难忍受的并不是打骂、斥责，而是孤独，一种歧视下的孤独。”

两个人走到石均面前，杨萌只是向他微微地笑了一下。小苔却愤愤地说道：“对这种领导，你犯不着生气。”

“我已经习惯了。一个领导不整整我这样儿的人，又叫他们做什么呢！”石均虽然这样说，身子却无力地依在柱子上一动也没动。

“我认为还要体谅他们。也许不这么做，他们自己还要挨整呢！”杨萌说着，眼睛望住远远的地方。那里正有一轮落日，带着金红的光芒，浮在地平线上。

“对！我们挨整无所谓，他们头上大小还有一顶乌纱帽呢！”小苔说着又问石均，“你上哪里去了？这么长时间。”

“我探监去了。你大概不知道我有个特嫌的父亲关着吧！”石均转过头来，看着小苔。冷的目光里跳动着—丝饶有兴味的观察。

小苔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，惶然地哑了。

“石—峰同志身体好吗？”杨萌问道。这次轮到石均哑了，过了一会，才说：“他好。你认识我父亲？”

“不认识。只是听说过。”杨萌说。落日在往下沉，红得也越来越暗。

“你跟妈妈一起去的吗？”小苔的音容更加温和了。